

談雜聞新

著 雨 笑 陳



行 刊 社 版 出 書 圖 俗 通 漢 武

目 錄

一、論新聞報道中的批評和表揚·····	(一)
二、新聞報道中的若干問題·····	(七)
三、論政治事件的報道·····	(二二)
四、加強對實際工作的報道·····	(二七)
五、報紙要有聲音·····	(三二)
六、新聞雜談·····	(三八)
時間·····	(三八)
數目字·····	(四一)
人名、地名·····	(四五)
方言土語、簡字、簡句·····	(四八)
讓事實說話·····	(五一)
新聞如何才能生動·····	(五四)

論新聞報道中的批評和表揚

自我們提出加強新聞報道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之後，是有收穫的，有成績的。在反對貪污腐化、蛻化思想的報道中，我們批評了×××，在反對官僚主義、脫離羣衆的報道中，我們批評了×××和×××。在反對不負責任、玩忽職守的報道中，我們批評了一連串虛擲和破壞國家財產的事實。所有這些報道，對實際工作都有很大推動作用，對革命工作人員以及廣大羣衆，也是一個最現實、最具體的教育。我們要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報道，如果在實際工作中，有和上述同類的事情發生，我們是決不放下我們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的。

但是，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新聞報道中，我們是有缺點的。表現在：某些新聞報道雖然對實際工作中的缺點或錯誤，也分析了錯誤或缺點的原因，也提出了改進的辦法，但，在分析錯誤原因，提出改進辦法的時候，有相當一部份偏重於若干條枯燥的原則和空洞的帽子，說服力是不強的，因此，它的教育意義是或多或少受到損害的。

這夥，不妨舉兩個簡單的例子：

在『運油失火，損失嚴重』這條新聞裏，它的結尾寫着：『根據現有的材料，這次失火事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經營人員疏於防範，對國家財產不負責任的態度所產生的』。（八月二十一長江日報）

在魯山倉庫損失公糧三十七萬斤的新聞裏寫着：『由於不少倉庫幹部，對革命責任心差，對人民財產採取漠不關心態度，會造成該縣公糧的嚴重損失』。

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。這樣的分析，這樣的報道，這樣的批評，錯了沒有呢？從原則講是沒有錯的，是正確的。但說服力不是很強的。

即拿產生錯誤的原因來說吧，情況往往是很複雜的。

大家都看過『橋』這部電影，由於一個電工『拉稀』，沒有用真正的耐火磚，而隨便用了一塊普通的磚頭，致使鍋爐爆炸。假定我們範統的提出，電工段長梁日升，檢查不嚴，官僚主義，嚴格來說，自然也未始不可，像梁日升這樣毫無個人打算，祇有革命工作的優良品質，也是能夠接受的。但，却同樣可以看出：假如把這範統的批評加在梁日升身上，並不是十分確當的，是無法獲得廣大工人同情的。

這裏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，把錯誤的真正環節指出來，例如：那個負主要責任，那個負次要責任，那些錯誤或缺點雖然主觀上已經注意，但是由於沒有經驗而產生，又那些錯誤或缺點由於鬆懈麻痺，不負責任。……然後再提出確合實際的改進辦法，這種具體分析，比起若干抽象的原則來，也許收效會更好些。

更大的缺點，則在於：我們對實際工作中許多模範的例子，成功的典型，還發掘得不够。

我們批評了貪污腐化的人，那麼，在實際工作中廉潔奉公的人，有沒有？我想一定會有，而且很多。我們批評了官僚主義者，那末，在實際工作中聯繫羣衆，真正的羣衆領袖，有沒有？我想一定會有，而且很多。我們批評了虛擲和破壞國家財產的許多事實，那末，愛護祖國財產的事實，有沒有？我想一定會有，而且很多。

不錯，在報道中我們是有過表揚的，而且數量不少，却淡得很，沒有能在讀者印象中留下深刻的痕跡。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把一個模範的工廠、村莊、機關、學校、個人指得出名字來。印象是淡漠的。

我們的巨大建設工作方才開始，因此，有些好的典型、模範事例，可能僅是一個

萌芽，是不容易被發現的，即使發現了，也是容易被忽略過去的。

正因為是萌芽，它就不完美，較軟弱，也就更需要培養它。像一個負責的園丁培養果園一樣。不能因為它弱、它不完美而忽視它、拋棄它。

列寧告訴我們：『當新事物剛剛誕生出來的時候，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有力些，這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……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，極仔細地對待它們，盡力幫助它們成長，並『殷勤照顧』這些柔弱的幼芽。其中有一些是不免會死亡的。……問題並不在這裏，問題是要扶助各種各類新事物的幼芽，生活本身會把這些幼芽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東西選擇出來的。』（偉大的創舉）

我們的記者、編輯要善於發現這些新生的幼芽，並好好培養它，做好一個異常負責的園丁，好幾年以前，我們曾經發現了趙占魁，其實，像趙占魁這樣的人物，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是大量存在的。

和批評與表揚的問題有關連的，還有另一個問題：
毛主席說：我們是有困難的，有辦法的，有希望的。

在我們的新聞報道中有時候有這樣兩個偏向：一個是還不敢大胆地正視我們的困難，把困難告訴讀者，讓大家想出克服困難的辦法。另一個是：當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，對有辦法的，有希望的，就報道得不很完備。我們也曾報道過財經困難、水災、幹部缺乏的困難，都多少有此缺點。那麼，是不是我們單純爲了迎合毛主席的指示呢？不是的，因爲毛主席的指示是概括了客觀的真理。

人民的命運，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裏，總是有辦法的，有希望的。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人民的世紀、人民的時代。

新華社社論『戰勝財政困難，爭取物價穩定』這樣說：

『地大物博，人民衆多而又勤勞和勇敢的中國，在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，獲得了解放以後，是一個能夠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敵的力量。困難將要過去，光明在我們前面』。

完全不錯。我們不僅在今天，就是在昨天、在前天，在十年內戰、抗日戰爭那些艱苦的歲月裏，也從沒有爲困難折服，都是對革命的前途滿懷信心的。毛主席在一篇有名的詩裏面，最後不是有這樣兩句嗎：『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軍過後齊開顏』。

請看：毛主席並沒有隱瞞而是正視困難的。但是，對克服困難的信心又是何等堅定，毫不动摇。

總起來就是：在報道中要貫徹正視困難，特別要通過具體事實，指出：我們是有辦法的，有希望的。

『有困難的，有辦法的，有希望的』，這一嚴正的指示，是我們整個革命工作的方針，也是我們新聞報道的方針。

新聞報道中的若干問題

——新華社中原總分社記者工作總結

開會已經開了三天，今天是第四天，輪到我來發言，我的任務就是把大家的意見歸納起來。由於思想不熟，想得不透，還不能使我的發言講得短些、短些、再短些。現在分成以下幾個問題來談一談：

（一）批評與自我批評

根據大家的發言，我們的新聞報道中還相當普遍地存在着報喜不報憂、報好不報壞、報成績不報缺點的傾向和缺點。也就是說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，還沒有能很好地發揮其效力。爲要糾正這個不良傾向，就得首先對這個傾向作一番分析研究。分析起來就是：

在實際工作中有一些錯誤和缺點，以我們現有的知識水平、政治認識是完全可以

認得到、看得出的。比如，在生產渡荒中有的地區搞什麼集體農莊、全村大互助，有的地區發現了幹部打人罵人，貪污腐化。我們的知識水平仍然是低的，需要不斷努力求得進步，但是，總還沒有低到這個程度，連到搞集體農莊（在中國今天這樣的情況）、全村大互助、打人罵人、貪污腐化也認識不出這是一個錯誤。

其次，在某些工作中，我們看到有問題，但問題究竟在那裏，自己的思想是不明確的。沒有充分的理由，沒有充分的事實和理論根據去說服別人。因此，別人略加反駁，自己就無言可對了。如：有同志在郊縣看到春荒嚴重的時候，該縣的工作重心却放在整頓組織，結果根本整不下去，這個同志看到有問題，也提了意見。但當該縣提出：『我們情況特殊，目前祇能搞整頓組織，不能搞生產渡荒。』也就講不出可以駁倒對方的理由了。

第三，不自覺地、盲目地跟着別人犯錯誤，別人錯了，自己也錯了。缺乏批判的眼光。

我認為：第一種情況是理應堅持使用自己的批評武器的，而且也是應該堅持的，問題在於我們缺乏勇氣，鬥爭性不強。當然，即使是我們完全可以認得到、看得出的

缺點和錯誤，也不能草率地、冒然亂批評一頓，不是的，我們仍須進一步調查研究，使自己的意見，圓滿正確，完全符合於真實情況，所謂調查，就是深入採訪，所謂研究，就是深思熟慮地考慮問題。手到腳到，還要腦子到。

第二種情況，過去我們曾經提到：要使不明確到明確，不瞭解到瞭解，要抱着一個高度的研究態度，要知難而進，不能知難而退。

和誰研究呢？和羣衆、幹部研究；和當地黨委（共產黨委員會）研究；和文件、書本研究；還可以寫信、打電報回來和家裏研究，家裏編輯部研究不出，黨委會研究不出，向中央局請示，向總社請示，我們有這末好的條件，不明確總會把它弄明確，不瞭解總會把它弄瞭解的。

關鍵在於抓得緊，對不明確不瞭解而又需要明確、瞭解的問題，一刻也不能放鬆。

第三種情況，祇有從加強自己的學習、提高自己的理論政策水平來解決。

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很好開展，其基本原因則在於理論水平不高，政治嗅覺遲緩，不能及時發現較深刻的帶原則性的問題，或者不能正確地判斷較複雜和重大的事物。

，有時雖提出批評，也提得不恰當，其次還是沒有深刻認識到我們的新聞報道對敵人是階級鬥爭的武器，對革命隊伍的功能之一，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，它不但要隨時隨地與敵人進行鬥爭，也要隨時隨地與革命隊伍中的各種錯誤傾向進行鬥爭，第三、犯了自由主義的毛病，對各種工作中的錯誤，行若無事，或者採取調和妥協的態度，不敢堅持真理。基於此，我們要根本解決問題，使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很好地開展，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老話，加緊學習，提高我們的理論與政治水平，清醒地認識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，反對自由主義。

大家不敢大膽的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，除去上述各種原因之外，恐怕在處理問題的方法和態度上，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。

我們進行批評時的態度，還是毛主席的一句老話：『懲前毖後，治病救人』。這種態度和小資產階級的暴露主義、敵人的鑽空子是根本不同的。後兩種是惡意的打擊，使受批評的人失去信心，抬不起頭來。正確的批評則是分析錯誤的性質、原因，提出改進的辦法，使受批評者不是失去信心，而是增強信心。

我們需要批評與自我批評，正如需要表揚、鼓勵一樣。記者不能是專說好話的喜

鴿，也能不是到處挑剔、一開口就是鬧禍的烏鴉。是老老實實的，該錯就是錯，該對就是對，不增加一分，也不減少一分。

另一個態度是誠懇坦白，遇事商量。有同志反映我們每到一處，常常有人半真半假地和我們說：請你來幫我們講講好話吧。那末，我們也可以坦白地告訴他，我們不是來專門說好的，好的固然要講，壞的也決不放鬆。這裏，有一個好的例子，可以推廣。有同志反映：他寫批評稿件時的經驗是：有些時候不妨開門見山的對當地領導同志說，對某一事件，某種傾向我們來寫個批評稿件吧。這樣反而能夠解決問題。當然，這裏並不是取消和別人商量。還是要商量的：比如分寸上是否適當，問題的提法是否正確等等。至於問題尚未明確，用不着說，那就更要商量了。在商量問題時，只要我們能分別主要與次要，在主要方面，如原則問題，則需要堅持，而在次要方面，如枝節問題，則是可以妥協的，放鬆的。

這裏，再來談談批評的稿件應如何寫法：

寫任何稿件——寫批評稿件也不能例外，首先必須充分佔有材料，其次分析一下錯誤的性質——方針、原則的錯誤，還是方針、原則的執行中之錯誤，錯誤的程度

——普遍性的或者個別的現象，其影響和後果如何？錯誤的原因何在？再其次就來確定自己如何進行批評，比如說，僅僅是個別現象而又不是原則問題，那麼，向當地領導機關口頭講一下也就夠了，也許還有可能竟不是一個錯誤，而是自己的錯覺，那就要記者本身進行自我批評了。至於方針原則的錯誤以及在執行中的錯誤而又帶普遍性的，當然就要進行批評了。但批評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：

第一種從糾正錯誤中來檢討錯誤，從發揚成績中來檢討缺點。如大家在報紙上所常常看到的。

第二種從建議中檢討錯誤，這種檢討祇正面提出應該怎樣，必須如何。雖然沒有明確指出那是錯了，但讀者會認識到不是『怎樣』，不是『如何』就是錯的。比如：有新聞中寫着我們在恢復與發展生產時，必須嚴格地執行『公私兼顧、勞資兩利、城鄉互助、內外交流』的『四面八方』的政策。這就會使讀者認識到：沒有嚴格執行『四面八方』的政策是錯誤的。沒有嚴格執行『四面八方』的偏向，過去存在過，現在也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糾正。

第三種公開的指摘。

我們進行批評，也不是凡是錯誤，凡是缺點都要寫成新聞，要有選擇，要找典型，在中原貪污浪費的現象曾經是相當普遍的，但指名批評的祇有少數人，原因就是他們是典型，批評了他們，其他貪污浪費的人也就警惕了。其次要注意效果，注意影響。

我們的批評是積極性的、善意的、目的爲了改進工作。

（二）採訪和寫作

（甲）任務、分工

記者的任務是傳播經驗——生產鬥爭的經驗，階級鬥爭的經驗，一個是經濟的，一個是政治的。任何一條新聞都逃不出這兩個範圍，任何一條新聞都是傳播經驗的。不能認爲單是介紹工作方法、方式的新聞才是傳播經驗，甚至於打一賀電，也是傳播經驗的。比如鄭州市工人電賀武漢工人解放，這裏傳播了一條大經驗，即：工人階級是應該團結的，而不應該分裂。有同志對傳播經驗四字作了狹隘的瞭解，祇偏重於寫介紹工作方法、方式的稿件，那是不妥當的。

情況改變了，就全國說，工作重心，已經由鄉村轉入城市，我們在報道上的任務便益趨複雜、繁重。過去在農村中粗線條的分工或者簡直就沒有什麼分工，今天已經不夠用了，必須分得更細一些，更專門化一些。

我們是朝着這個方向努力的。比如：有同志專門採訪鐵路，有同志專門採訪財經，有同志專門採訪職工，從大的方面說，一部份在農村，一部份在城市。這裏所說的僅是朝這個方向努力，是不是已經有了精細的分工呢？那還沒有，還差得很遠。這一方面由於努力得還不夠，另一方面也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。比如：以今天這樣少量的記者要精密的分工，那是困難的，另一方面，依中國目前的生產狀態，離真正的工業化相差尚遠，比起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來，分工本來就是較為粗糙的。這反映到記者的分工，過分精細，反為不妥。

培養專門化記者的方向是肯定的。但需要一些準備。首先是思想上的準備：

第一、趕時髦的思想要不得：現在大體是願意在城市不願意到農村，在城市則願意採訪財經、工運、不願意採訪文教公安。但是，農村、文教公安工作都是存在的，必須要做的，大家都不願意去採訪，那麼，誰去採訪？因此，大家必須有一個思想準備

：將來被調到不被別人注意的部門和地方去，能心悅誠服，不是勉強服從，要積極的工作，而不是消極應付。要有這樣的氣魄：有些地方、有些工作原來是不被別人注意的，但是，由於有了記者却被注意了。有不少同志是去年從山東到中原來的，曾路過陽穀縣的景陽崗，這個景陽崗土堆一堆，破廟一座，實在平凡得很，由於古時候有了施耐庵這位『記者』。景陽崗這個地方就名揚天下了。當然，要有這樣大的成績，不能性急，要埋頭苦幹，做相當艱苦的工作。

第二、分工即使已經大體的分了，但局部性、臨時性的調動，調整仍然是有的，不能藉口已經分好了，再不能分了。當調到那種工作，就要熟悉那種工作，不能有臨時觀點。多瞭解一些東西，對一個記者來說，總不是一件壞事。有同志採訪黃河，顧慮到總分社將來要搬武漢，黃河不可能揹在肩上帶到武漢去，於是對黃河就不想積極去瞭解它。當然，將來到武漢去黃河是不能揹在肩上帶到武漢去的，但長江也有水利工程，在採訪黃河所得的知識，到長江也是有用的，儘管長江與黃河的水利工程上有很大的差別，想來總還有相同的地方。即使工作崗位完全調了，將來就是不採訪水利，而是採訪其他，那末，採訪黃河所得的知識，對一個記者來說又有什麼害處呢？